

# 目 录

|          |                     |         |
|----------|---------------------|---------|
| 001      | 序                   | 赖永海     |
| 001      | 在第二届中国弥勒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 杨曾文     |
| 004      | 玄奘与弥勒               | 王邦维     |
| 017      | 印度的弥勒菩萨与中国的弥勒佛      | 孙昌武     |
| 030      | 弥勒信仰与人间佛教           | 陈兵      |
| 041      | 印顺弥勒与弥陀净土思想的比较与解读   | 麻天祥     |
| 弥勒文化精神内涵 |                     |         |
| 052      | 略谈佛教文化与和谐社会         | 杨笑天     |
| 061      | 《明州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笺释     | 刘泽亮 贾应生 |
| 072      | 布袋和尚与弥勒信仰的文化转向      | 府建明     |
| 081      | 略说弥勒菩萨中国化及其精神内涵     | 吕有祥     |
| 088      | 弥勒中国化与布袋弥勒文化的精神内涵   | 王宝坤     |

|     |               |     |
|-----|---------------|-----|
| 100 | 弥勒信仰与“希望佛学”   | 陈 坚 |
| 134 | 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     | 王月清 |
| 149 | 玄奘大师的弥勒信仰及其影响 | 杨维中 |
| 158 | 弥勒净土信仰略义      | 圣 凯 |
| 171 | 略说弥勒信仰及其现实意义  | 高永旺 |
| 181 | 试论弥勒菩萨的慈悲精神   | 黄 诚 |
| 191 | 从弥勒下生谈佛教的入世   | 韩 敏 |
| 209 | 弥勒菩萨与瑜伽止观     | 刘 丹 |
| 223 | 弥勒造像语境略论      | 王忠林 |

#### 太虚大师佛教思想研究

|     |                    |     |     |
|-----|--------------------|-----|-----|
| 229 | 弥勒精神与太虚人生佛教思想      | 邓子美 | 王 佳 |
| 241 | 顾毓琇先生给太虚法师的四封信考述   |     | 黄夏年 |
| 254 | 弥勒信仰与人间佛教          | 王月清 | 赵锭华 |
| 268 | 太虚法师的人间净土论         |     | 李明友 |
| 273 | 太虚大师净土思想述评         |     | 陈永革 |
| 294 | 太虚法师与国际佛教文化交流      |     | 吴 平 |
| 305 | 太虚之“慈宗”构想与其“人生佛教”谈 |     | 刘鹿鸣 |
| 324 | 论弥勒净土与人间佛教的逻辑关联    |     | 李光华 |
| 334 | 浅议太虚大师之佛教的社会功能论    |     | 徐 敏 |
| 344 | 人间佛教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发展  |     | 陈秋平 |
| 363 | 太虚大师美术思想略论         |     | 尚 荣 |

## 佛教的慈悲理念与净土信仰

- |     |                              |         |
|-----|------------------------------|---------|
| 374 | 慈善：佛教与当代社会互动的前导              | 温金玉     |
| 387 | 永明延寿与雪窦山                     | 杨笑天     |
| 402 | 中国净土教在日本的流传与发展               | 韩 昇 刘建英 |
| 423 | 道绰和迦才对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br>的比较及其伦理意义 | 曹晓虎     |
| 433 | 天如惟则与元代禅宗的净土法门               | 吴忠伟     |
|     | 附：弥勒文化学术界的盛会                 | 宗 禾     |

后 记

奉化弥勒文化研究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弥勒文化与和谐社会/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中共奉化市委统战部编.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80743-284-5

I. 弥… II. ①南…②中… III. 佛教-宗教文化-中国-文集  
IV. 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9993 号

## 弥勒文化与和谐社会

---

本书主编 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  
中共奉化市委统战部

封面题字 楼宇烈

责任编辑 陈金霞 王松见

封面设计 王丹丹

版式设计 金字斋书刊设计服务中心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电 话 0574-87287264(编辑室) 0574-87242865(发行部)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4.25 4 个插页

字 数 320 千

版次印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284-5

定 价 38.00 元

# 序

弥勒信仰在佛教史上源远流长。在印度,很早就有弥勒信仰,《增一阿含经》、《贤劫经》都有以弥勒为未来出现之第一佛的记载。佛教传入中土后,弥勒信仰也是最早的信仰之一,东晋道安首倡弥勒信仰,较之倡导弥陀信仰的慧远更早,至唐更有玄奘、窥基亦弘扬弥勒上生信仰,并成为法相唯识宗的传统。

李唐之后,弥勒信仰日趋衰落。原因之一,是隋唐二代有不少集众闹事乃至叛乱谋反者,常借弥勒化身乃至组织弥勒会造事,导致封建王朝对它心存芥蒂。特别是武周时,《大云经》指武后为弥勒下生,李唐复辟后,弥勒信仰备受牵连。加之唐代之后,弥陀净土盛行,此亦是弥勒信仰式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唐代之后弥勒信仰虽不如弥陀信仰流行,但其影响还是一直存在的,特别是与弥勒造像的广泛流传相结合,弥勒信仰长期以来一直有着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弥勒信仰的注重人间性特点,也许是其他信仰所不可比拟的,所谓弥勒下生、龙华三会,其落脚点在现实世间。这也是近现代以来兴起的人间佛教思想的奠基者之一太

虚大师所以特别推崇、弘扬弥勒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世纪 30 年代,太虚大师在住持雪窦寺期间,曾经倡议把雪窦山和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并称佛教五大名山。1987 年重修雪窦寺期间,全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莅临视察,赞同此说,并建议重建中的雪窦寺,增加一座其他寺院所没有的弥勒宝殿,以突显弥勒道场的特色。

实际上,不管从信众基础还是从思想特点说,太虚大师与赵朴初居士的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人们知道,现有的四大道场分别代表悲(观音)、智(文殊)、愿(地藏)、行(普贤),弥勒又称慈氏,而“慈”在佛教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谓慈悲为怀、慈航普度,说明“慈”一直是佛教的一个基本思想。由是观之,弥勒信仰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弥勒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都是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是财政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要致力于研究宗教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研究宗教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探讨宗教对于历史文化乃至当今社会的影响。鉴于弥勒信仰在中国历史上的长期流布和弥勒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广泛影响,结合创新基地的相关研究课题,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与致力于弥勒文化研究的奉化市委统战部、奉化市弥勒文化研究会进行合作,联合举办“弥勒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得到了包括许多著名学者在内的全国佛教文化研究者及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共收到论文 30 余篇,其中有探讨布袋和尚与弥勒菩萨相互关系的,也有研究弥勒中国化及中国弥勒与印度弥勒相互关系的,有些论文探讨了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与弥勒信仰的关

系,还有些论文则着重探讨弥勒文化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社会的影响。这些论文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弥勒文化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一定程度地体现了近一个时期来弥勒信仰与弥勒文化研究的新成果,现结集出版,希望借此能把弥勒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赖永海

戊子春于南京大学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 在第二届中国弥勒文化 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杨曾文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

诸位领导、诸位学者和朋友们：

值此布袋和尚圆寂 1090 周年、太虚大师圆寂 60 周年之际，在弥勒化身布袋和尚的故乡奉化市举行第二届中国弥勒文化学术研讨会具有特别的意义。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过漫长时期实现了民族化，不仅表现在隋唐时期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的成立，也表现在佛、菩萨信仰的民族化和本土化方面。进入唐、五代直至宋代，形成以中国名山作为某一菩萨道场的信仰：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峨眉山是普贤菩萨道场，九华山是地藏菩萨道场，普陀山是观音菩萨道场，并且将泗州临淮县的僧伽和尚看作是观音菩萨化身，将明州奉化的契此和尚看作是弥勒菩萨的化身。

弥勒信仰源自印度，中国先后译出的《弥勒下生经》、《弥勒成佛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等经，就是专门讲弥勒菩萨信仰的。这种信仰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说佛陀的弟子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为诸天说法；二是弥勒菩萨下生世间在龙华树下成佛，经过“龙华三会”超度无数民众解脱。



弥勒兜率净土的信仰曾是仅次于阿弥陀佛西方净土的信仰，历代有人发愿往生兜率净土。信众也盼望弥勒菩萨下生成佛，使天下太平，社会光明，民众安乐长寿。在古代有不少农民起义曾利用弥勒信仰，打着“弥勒佛出世”的旗号，鼓动农民参加改变自己命运的斗争。

然而唐末五代以后，中国信众常常将奉化的布袋契此和尚当作弥勒菩萨化身。布袋和尚虽被后世神化，然而毕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元晁噩《布袋和尚传》和明广如《布袋和尚后序》等，契此和尚出生在四明（今浙江宁波），生活在唐末五代之初，当地人曾称他为“长汀子布袋和尚”。他形体肥胖，蹙额大腹，居无常所，语默无常。他经常以杖扛负一个布袋出入街市，向人们乞讨物品，所乞食物不避鱼肉腥荤，并且常以语言、动作向世人预示晴雨、吉凶。契此是禅宗南宗禅师，曾游历福州，与上乘石头法系的雪峰义存的弟子保福从展（867—928年）、安国弘瑫有交往。他弘传南宗禅法，认为众生自心本来清净，“即心是佛”，提倡自在无为，要人不必到处求经求教；不要计较是非，劝人“宽却肚皮常忍辱”等。五代后梁贞明三年（917年），他在奉化岳林寺东廊下说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然后圆寂，至今正好1090年。

契此布袋和尚圆寂后被信众奉为弥勒佛。后来中国很多寺院在天王殿须弥坛上供奉的弥勒佛就是取自他的形象，造型满面堆笑，袒胸露肚，憨态可爱，给人以亲切感。民间也流行以他为形象的各种造型的艺术品。

布袋弥勒菩萨是佛教民族化深入的产物，也是中国信众依据大乘佛教思想并且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愿望塑造的弥勒



菩萨,反映了中国民族的性格和爱好,长期以来深受中国民众的信奉和喜爱。从现存布袋弥勒的传说、语录和寺院及民间各种造像看,有以下几个方面在今天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新的诠释:

第一,强调即心是佛,佛、菩萨就在现实人间,不在远离人间的彼岸。这正是“人间佛教说”强调的佛法在人间的现实主义的思想。

第二,劝人节制贪欲,对人宽容,以“宽却肚皮”、“放开笑口”来消解世间众多的是非、憎爱,努力实践慈悲利人的菩萨之道。这种态度在今天对于维持家庭和睦、朋友关系融洽,促进邻里社区协调,乃至营建和谐社会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宽厚容忍、乐观大度的风格,对于现代人处理人际关系的难题、摆脱某种困境也提供了一种方法。

最后,祝会议成功。



## 玄奘与弥勒

◎北京大学教授、东方学研究院院长 王邦维

### 一、玄奘信仰的最后归宿

唐代的玄奘法师，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高僧之一。玄奘幼年出家，二十八岁时赴印度求法，四十六岁时回到长安。玄奘一生的最后一段时光，在陕西铜川的玉华宫度过。玄奘的传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此有很生动很详尽的记载：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玄奘翻译完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其后身体渐觉不适。

第二年是麟德元年(664年)，正月朔一日，“翻经大德及玉华寺众，殷勤启请翻《大宝积经》。法师见众情专至，俛仰翻数行讫，便摄梵本，停住告众曰：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

“正月九日暮间，于房后度渠，脚跌倒，脛上有少许皮破。因即寝疾，气候渐微。”

“至十六日，如从梦觉口云：吾眼前有白莲华大于盘。鲜净可爱。”

“十七日。又梦见百千人形容伟大俱着锦衣。将诸绮绣及妙花珍宝装法师所卧房宇。以次装严，遍翻经院内外。爰至院

后山岭林木。悉竖幡幢。众彩间错并奏音乐。门外又见无数宝舆，舆中香食美果色类百千，并非人中之物。各各擎来供养于法师。法师辞曰：如此珍味证神通者。方堪得食。玄奘未阶此位，何敢辄受？虽此推辞而进食不止。侍人警欬，遂尔开目，因向寺主慧德具说前事。法师又云：玄奘一生以来所修福慧。准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信如佛教因果并不虚也。”

玄奘又对门人说：“吾无常期至。意欲舍堕。宜命有缘总集。”

“于是罄舍衣资更令造像。并请僧行道。”

“至二十三日，设斋嘏施。其日又命塑工宋法智于嘉寿殿竖菩提像骨已。因从寺众及翻经大德并门徒等乞，欢喜辞别云：玄奘此毒身，深可厌患。所作事毕，无宜久住。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共诸有情，同生睹史多天弥勒内眷属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时，亦愿随下，广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

“辞讫，因默正念。时复口中诵：色蕴不可得，受想行识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眼界亦不可得，眼识界不可得，乃至意识界亦不可得。无明不可得，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

“复口说偈，教旁人云：南无弥勒如来应正等觉，愿与含识速奉慈颜。南无弥勒如来所居内众，愿舍命已，必生其中！”

“至二月四日夜半，瞻病僧明藏禅师见有二人，各长一丈许，共捧一白莲华，如小车轮，花有三重，叶长尺余，光净可爱。将至法师前，擎花人云：师从无始已来，所有损恼，有情诸有恶业，因今小疾，并得消除，应生欣庆。法师顾视，合掌良久。遂以右手而自支头，次以左手伸左髀上。舒足重垒，右胁而卧。迄至命终，竟不回转，不饮不食。”

“至五日夜半，弟子光等问：和上决定得生弥勒内院不？”



“法师报云：得生。言讫，喘息渐微。少间神逝，侍人不觉，属纆方知。从足向上渐冷，最后顶暖。颜色赤白，怡悦胜常。过七七日，竟无改变，亦无异气。”

玄奘去世的前后过程，叙述如此详细，非随侍的弟子不可能写成。《慈恩传》最后还讲了一个故事：

西明寺上座道宣律师，有感神之德，至乾封年中，见有神现，自云弟子是韦将军诸天之子，主领鬼神。如来欲入涅槃，敕弟子护持瞻部遗法。比见师戒行清严，留心律部，四方有疑，皆来咨决。所制轻重，时有乖错。师年寿渐促，文记不正，便误后人，以是故来示师佛意。因指宣所出律抄及轻重仪僻谬之处，皆令改正。宣闻之悚栗悲喜，因问经律论等种种疑妨。神皆为决之。又问古来传法之僧德位高下，并亦问法师。神答曰：自古诸师，解行互有短长，而不一准。且如奘师一人，九生已来，备修福慧两业。生生之中，外闻博洽，聪慧辩才，于瞻部洲脂那国常为第一。福德亦然。其所翻译，文质相兼，无违梵本。由善业力，今见生睹史多天慈氏内众，闻法悟解，更不来人间。既从弥勒问法，悟解得圣。宣受神语已，辞别而还。宣因录入别记数卷，见在西明寺藏矣。据此而言，自非法师高才懿德，乃神明知之，岂凡情所测。<sup>①</sup>

故事颇为神异，但所有这些都说明，玄奘一生的信仰，最后的归宿是弥勒菩萨。于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位佛教僧人，玄奘自己的终极关怀，最后为什么会集中在弥勒信仰上？

---

<sup>①</sup>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大正藏》第五十卷，第276页中至277页下。

## 二、唐代佛教的背景、玄奘 印度求法的经历和弥勒菩萨

玄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的佛教信仰非常坚定。这不用多说。但是，玄奘的信仰中，为什么会如此强调弥勒信仰？对这个问题，似乎可以作更多的探索。

依据冥详的《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的说法：

“法师从少以来，常愿生弥勒佛所，及游西方，又闻无著菩萨兄弟亦愿生兜率，奉事弥勒，并得如愿，俱有证验，益增克励。自至玉花，每因翻译，及礼忏之际，恒发愿上生睹史多天，见弥勒佛。”<sup>①</sup>

这里讲玄奘“从少以来，常愿生弥勒佛所”，考虑到玄奘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状况，这种说法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在玄奘的传记中，对于玄奘出国以前对弥勒的信仰，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自从他出发去印度求法，很多经历就与弥勒直接相关。《慈恩传》卷一讲玄奘到达瓜州后，准备出关，遇上困难，他首先祈请的是弥勒菩萨：

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时刺史独孤达闻法师至，甚欢，供奉殷厚。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闻之愁愤。所乘之马又死，不知计出。沉默经月余。未发之间，凉州访牒又至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宜严候捉。州

<sup>①</sup>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大正藏》第五十卷，第219页上。



吏李昌崇信之士，心疑法师。遂密将牒呈云：师不是此耶？法师迟疑未报。昌曰：师须实语，必是弟子为图之。法师乃具实而答。昌闻深赞希有，曰：师实能尔者，为师毁却文书。即于前裂坏之。仍云：师须早去。自是益增忧惘，所从二小僧，道整先向敦煌，唯惠琳在。知其不堪远涉，亦放还。遂贸易得马一匹，但苦无人相引。即于所停寺弥勒像前启请：愿得一人，相引渡关。其夜寺有胡僧达摩梦法师坐一莲华向西而去。达摩私怪，旦而来白。法师心喜，为得行之征，然语达摩云：梦为虚妄，何足涉言？更入道场礼请。俄有一胡人来入礼佛，逐法师行二三匝。问其姓名，云姓石字槃陀。此胡即请受戒。乃为授五戒。胡甚喜，辞还。少时赍饼果更来。法师见其明健，貌又恭肃，遂告行意。胡人许诺言：送师过五烽。<sup>①</sup>

其后玄奘到达印度，一路瞻仰佛教圣迹。他在阿踰陀国往阿耶穆法国的途中，遭遇了一次危险。《慈恩传》卷三讲：

法师自阿踰陀国礼圣迹，顺菟伽河，与八十余人同船东下，欲向阿耶穆法国。行可百余里，其河两岸，皆是阿输迦林，非常深茂。于林中两岸各有十余船贼，鼓棹迎流，一而出。船中惊扰，投河者数人。贼遂拥船向岸，令诸人解脱衣服，搜求珍宝。然彼群贼素事突伽天神，每于秋中觅一人，质状端美，杀取血肉，用以祠之，以祈嘉福。见法师仪容伟丽，体骨当之，相顾而喜曰：我等祭神，时欲将过，不能得人。今此沙门，形貌淑美。杀用祠之，岂非吉也。

法师报：以奘秽陋之身，得充祠祭，实非敢惜。但以远来

---

①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大正藏》第五十卷，第 225 页上至中，第 233 页下至 234 页中。



意者，欲礼菩提树像耆闍崛山，并请问经法。此心未遂，檀越杀之，恐非吉也。船上诸人皆共同请，亦有愿以身代，贼皆不许。于是贼帅遣人取水，于花林中除地设坛，和泥涂扫。令两人拔刀，牵法师上坛，欲即挥刃。法师颜无有惧，贼皆惊异。既知不免，语贼：愿赐少时，莫相逼恼，使我安心欢喜取灭。法师乃专心睹史多宫，念慈氏菩萨，愿得生彼，恭敬供养，受《瑜伽师地论》，听闻妙法，成就通慧。还来下生，教化此人。令修胜行，舍诸恶业，及广宣诸法，利安一切。于是礼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慈氏，无复异缘。于心想中若似登苏迷卢山，越一二三天，见睹史多宫慈氏菩萨处妙宝台，天众围绕。此时身心欢喜，亦不知在坛，不忆有贼。同伴诸人，发声号哭。须臾之间，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贼徒大骇，问同伴曰：沙门从何处来？名字何等？报曰：从支那国来，求法者此也。诸君若杀，得无量罪。且观风波之状，天神已瞋。宜急忏悔。贼惧相率忏悔，稽首归依。时亦不觉，贼以手触，尔乃开目，谓贼曰：时至耶？贼曰：不敢害师，愿受忏悔。法师受其礼谢，为说杀盗邪祠诸不善业，未来当受无间之苦。何为电光朝露少时之身，作阿僧企耶长时苦种？贼等叩头谢曰：某等妄想颠倒，为所不应为，事所不应事。若不逢师福德，感动冥祇，何以得闻启诲？请从今日已去，即断此业，愿师证明。于是递相劝告，收诸劫具，总投河流。所夺衣资，各还本主。并受五戒，风波还静。贼众欢喜，顶礼辞别。同伴敬叹，转异于常。远近闻者，莫不嗟怪，非求法殷重，何以致兹？<sup>①</sup>

再以后玄奘到达了佛教的诞生地摩揭陀国。在摩揭陀国

①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大正藏》第五十卷，第 233 页下至 234 页中。



释迦牟尼成道之处的菩提迦耶，玄奘先后瞻礼菩提树和传说中弥勒菩萨所作的成道像：

法师至礼菩提树及慈氏菩萨所作成道时像，至诚瞻仰讫，五体投地。悲哀懊恼，自伤叹言：佛成道时，不知漂沦何趣，今于像季，方乃至斯。缅惟业障，一何深重！悲泪盈目。时逢众僧解夏，远近辐凑数千人，观者无不鸣噎。<sup>①</sup>

然后到达求法的目的地那烂陀寺，参见住持戒贤法师。首次见面，戒贤法师的一番话也与弥勒有关：

法师参正法藏，即戒贤法师也，众共尊重，不斥其名，号为正法藏。于是随众入谒。既见，方事师资，务尽其敬。依彼仪式，膝行肘步。鸣足顶礼，问讯赞叹讫，法藏令广敷床座，命法师及诸僧坐。坐讫，问法师从何处来。报曰：从支那国来，欲依师学《瑜伽论》。闻已啼泣，唤弟子佛陀跋陀罗（唐言觉贤），即法藏之侄也，年七十余，博通经论，善于言谈。法藏语曰：汝可为众说我三年前病恼因缘。觉贤闻已，啼泣扞泪而说昔缘云：和上昔患风病，每发，手足拘急，如火烧刀刺之痛。乍发乍息，凡二十余载。去三年前，苦痛尤甚。厌恶此身，欲不食取尽。于夜中梦三天人：一黄金色，二琉璃色，三白银色。形貌端正，仪服轻明。来问和上曰：汝欲弃此身耶？经云：说身有苦，不说厌离于身。汝于过去，曾作国王。多恼众生，故招此报。今宜观省宿愆，至诚忏悔。于苦安忍，勤宣经论，自当销灭。直尔厌身，苦终不尽。和上闻已，至诚礼拜。其金色人指碧色者，语和上曰：汝识不？此是观自在菩萨。又指银色曰：此是慈氏菩萨。和上即礼拜慈氏，问曰：戒贤常愿生于尊处，不知得不？报

---

<sup>①</sup>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大正藏》第五十卷，第236页中至下。